

少出蜀，死当涂。号青莲居士的李白，在老家青莲乡匡山勤读十年，25岁仗剑出川，游遍天下名山大河，写下成千上万的诗篇，成为唐代伟大诗人，最后客死他乡。但故乡江油人民并没有忘记他，不但早就建了他的衣冠墓——“唐翰林学士李太白之墓”，还修了他的纪念馆。李白纪念馆是1962年纪念李白逝世1200年筹建的，位于江油市区美丽的昌明河畔，占地面积四万多平方米，建筑面积两万多平方米，和“青莲故居”、“大匡山”、“读书台”、“窰圖山”等二十余处李白遗迹组成“李白故里”。纪念馆园林格局，仿唐风格，三面环水，竹柳成荫。八年前我来过这里，故地重游，依然新鲜。

太白堂、太白书屋、晓雅斋、怀树轩、临江仙馆等等一一参观后，让我眼睛一亮的是新添了一处景观——杜甫堂。据介绍，这是河南人的创新。“5·12”汶川大地震后，全国支援灾区，河南负责援建修复

上周被地处苏北的一所小学邀请去讲学了，小学有近3000名小学生，让我感动不已的是，学校的孩子们换上了各自最好看的衣服，好像过节一般。讲学结束后，孩子们塞给我小纸条：我爱你。我很爱你。我喜欢你的作品。有些女孩小脸粉粉的，穿得很甜，带着羞怯的笑容，温柔的嗓音，太像我笔下的小香咕了，真想好好地抱抱她们。

戏里戏外的小香咕

秦文君

学校的近千名学生演《小香咕和她的表姐表妹》，琉璃厂小学四年级的吕丞饰演的书里的大狗路易易，还有一个平日胆小的男孩在舞台上演粗犷的海员爸爸。四个天使般的女孩有的演小气的香拉和蛮横的香露，演到新年快到了，思念爸妈的小香咕和腊梅精灵说心语时，都流泪了。小香咕的忧愁，触及了她们虔诚的心，让她们感到心里发疼，彼此有些难过。

特别值得自豪的是，上海有了华丽童趣的“小香咕阅读之家”，小香咕成了可爱幸运的象征，也成了爱读书的小孩的吉祥人物。最近由孩子们演的皮影戏《小香咕和她的表姐表妹》在阅读之家演出。

来自上海明强小学三年级的孩子在顾校长的带领下，来阅读之家演皮影戏《小香咕和她的表姐表妹》，年少的他们居然能用古老的皮影演了小香咕担心家里的小猫被送走，用外公的染发剂把雪白的小猫小秧秧染成了小花猫。他们的表演真的很“民间小艺术家”的风范，有操作皮影演戏的，有旁白，有敲小锣的，即使错词也依然镇定自若。

小香咕系列是我所有书中最令我心软的作品，描写寄居在外婆家的小香咕和3个表姐表妹，组成了一个儿童的小世界，那里既是一个纯洁快乐的乐园，又是一个纷争不断，伤心不止，节外生枝的小天地，写作时很沉醉，好像闻童年特殊的香味，记起了童年时护着自己心爱的东西的执着。它寄予了我的精神追求，我在作品里浸润了太多的爱。

主人公的名字是我女儿起的，她认为我应该把小香咕的故事不停地写下去，所以经常会来“催稿”。我们在一起时常会为小香咕设计新情节，每每说起小香咕无限快乐的趣事，我们两个你拉拉我，我碰碰你，相视大笑。有时说起可爱的小香咕牵动我们母女的心弦，让我们彼此更爱对方，我珍惜这样的过程。

很幸运，小香咕令儿童痴迷，江苏一个叫张南溪的女孩，看了书分外喜欢，模仿小香咕写了《小香咕和她的影子朋友》，后来她的“小香咕”被推荐到杂志发表了，还分三期连载呢。还有一个叫白莹的小读者最爱小香咕，她的腿骨折了，小香咕在她养伤时安慰了她。另外一个叫张文茗的小朋友用铅笔写来一封信，她太喜欢小香咕了，又收藏不齐，恳求我能把缺少的那部分的内容告诉她。还有小朋友来信说：“小香咕太太，太太，太有趣了。”

也许那是小孩们最隆重的语言了。一个儿童文学作家，能收到孩子推心置腹的来信，能看到孩子们的感动和成长，会觉得无比幸运和欣慰。

李白纪念馆，于是乘机为杜甫添了这座堂——难道仅仅因为杜甫也是河南人吗？

杜甫生于河南巩县，与李白同为唐诗的两座高峰。他们相识于洛阳，相别于山东，有长达两年经常在一起唱吟的经历，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李白想杜甫，“思君若汶水，浩荡

李杜相亲如兄弟

蒋元明

寄南征。”杜甫忆李白“匡山读书处，白头好归来”。好一个惺惺相惜！

其实，李杜二人有许多不同处。李白大杜甫11岁，相见时李白40有余，两人长安，有“翰林”、“谪仙”名头，早已名闻天下；而杜甫才30出头，名不见经传，进取无门，困顿潦倒，两人根本不在一个级别上。诗风也不同，一个浪漫主义，一个现实主义。性格更是有别，一个风流倜傥，“天生我材必有用”，一个老成持重，“语不惊人死不休”。再说，两个牛人在一起，一山难容二虎。自古文

日前，中华艺术宫和法国奥赛博物馆联袂精心策划了“米勒、库尔贝和法国自然主义：巴黎奥赛博物馆珍藏”展，为上海乃至全国各地的绘画艺术爱好者，更近距离地认识这座传奇博物馆和它珍藏的绘画艺术大师的杰作提供了方便，更使我兴奋的是我曾临摹过一幅法国人的绘画，与之结下了不解之缘。

1978年的春天，以奥赛博物馆为首的48家法国博物馆联袂，为刚刚走过了严冬后的中国绘画艺术家奉献了“法国十九世纪农村风景画展”。这个展览的盛况以及大师们的杰作，至今仍清晰地留存在上海观众的心中。我当年还不到30岁，由于爱好绘画，深深地为法国大师精湛的技艺所折服，乃至3年后的1981年结婚时，由于我不愿意拍大幅结婚

后再补画吧。30多年过去了，始终没有补画，这幅临摹的拙画跟着我多次搬家，陈旧的画框已换了3次，如今仍像新的一样挂在家中的墙上。直到2004年6月我出访法国，在奥赛博物馆参观时竟然看到了这幅画的原作，兴奋和惊讶令我情不自禁地拍照留念。稀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沈逸千不愿躲在后方坐视战事，遂出任《良友》画报特派记者，奔赴战地工作。在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途中，路遇时任山西太原西北电影公司摄影助理的徐肖冰，并接纳这位比自己年纪小的艺术青年与之结伴而行。他在平型关、雁门关、五台山和太原等地，曾与周恩来、朱德、彭德怀、邓小平、徐向前、林彪、彭雪枫、肖克等八路军高级将领有过接触，为其留下了珍贵的历史镜头。此后，徐肖冰参加了八路军，解放后担任过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厂长。

沈逸千曾在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为周恩来、邓颖超夫妇画像；

人相轻，何况又是两个顶尖级文人，“既生瑜，何生亮？”是什么让这两位大诗人相亲相惜呢？不用说，李白一眼就看出杜甫的才华、潜质，喜之，惜之；而杜甫则感觉相见恨晚，对李白敬之、爱之，二人遂结为朋友加兄弟，“余亦东蒙客，怜君如兄弟。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游”，成就了诗坛一段佳话。看来，他们不但有诗品，更有人品。

李白早年出蜀，从此再也没回过家乡；杜甫晚年入蜀，且定居成都浣花溪畔，至今还有杜甫草堂在。杜甫因送朋友去剑阁到绵阳，在这一带生活来往转游两年有余。绵阳因李、杜都来过，清代就建有李杜祠，供后人瞻仰。而绵阳离江油只有三四十公里，杜甫到没到过江油的匡山、青莲乡呢？暂无考据。但“匡山读书处，白头好归来。”杜甫确实是知道匡山就在眼前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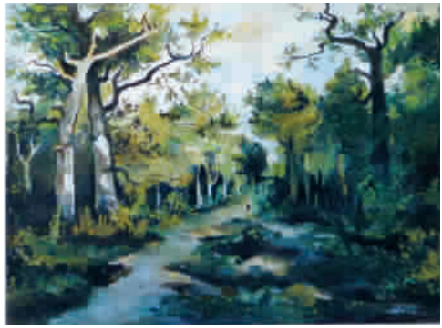
李杜文章精神在，千年万古永不灭。纪念堂的后边是一条奔流的昌明河，白浪翻滚，滔滔有声，流向涪江、嘉陵江，汇入长江，奔向大海……

照，就用笨拙的油画技法临摹了画展中买回的反映原始森林的一幅单张画页，为新房间的墙面作了点缀。在临摹的过程中，我总觉画面中少了点生气，就自己添加了一个小姐，

戴顶红帽子，上穿白衬衣，下穿黑裙子。当时父母还说我，新婚墙上用的画应该画两个人。我说这幅原始森林的画，如画两个人好像太浪漫了，位置也不好看，如果画一大一小倒还有点诗情画意，但结婚新房里挂寓意不好，待以后再补画吧。

30多年过去了，始终没有补画，这幅临摹的拙画跟着我多次搬家，陈旧的画框已换了3次，如今仍像新的一样挂在家中的墙上。直到2004年6月我出访法国，在奥赛博物馆参观时竟然看到了这幅画的原作，兴奋和惊讶令我情不自禁地拍照留念。稀

森林边缘(油画) 洪组一临摹



画家沈逸千

沈原一

一个人。如果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那么，他的作品价值也就可想而知了。”并指出：“他是用他的画笔来联系前方与后方的。”无独有偶，时隔40多年后，作为历史见证人，香港《美术家》杂志主编黄蒙田（即当年的抗日漫画宣传队队员之一黄茅）在所撰《沈逸千与战地写生》一文中则

有些上海人习惯将苏州称之为上海的“后花园”。过去大户人家的“前厅大堂”，那是迎来送往、干“正经”事的地方，需要冠冕堂皇、正襟危坐，而到了“后花园”则可以轻松休闲了，一切有趣的、美好的事情，往往就在“后花园”发生。这里有佳人倩影，花木扶疏，曲径通幽，廊桥迂回，是最适合琴棋书画、吟诗读书的地方。

君不见，一到周末沪宁高速便发生拥堵。被喧嚣和快节奏“折磨”了一周的上海人便驾车争相到包括苏州在内的“后花园”去“休闲”，用他们的话说是去“养养胃”（吃农家菜）、“洗洗肺”（呼吸新鲜空气）。因此，在苏州——这个中国长三角最能养人的地方，世代才子才女也就层出不穷，是用不着愁文脉会发生什么断裂的。因为，弄文学这个东西，确实得有闲时和闲情。所以，我们也能理解，苏州这个地方，会产生叶圣陶这样的文学和教育大家，乃至产生周瘦鹃这样的鸳鸯蝴蝶派的代表作家，涌现陆文夫《小巷深处》、《美食家》这样的精品佳作。在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中国当代文学版图上，在本土以及后来“进步”到省城的苏州作家中，有一串响当当的名字：范小青、苏童、叶兆言、范培松、王尧、荆歌、叶弥、车前子、朱文颖、杨守松、王月梅、小海……还有一大批以写微型小说在全国著称的作家。

因此，他们是有底气召集全国一批文艺理论、评论专家，专门就“苏州作家与中国当代文学”进行专题讨论的。

人们对当下的文艺评论有诸多的不满意，我想，其症结不仅仅在于文艺批评沦为了文艺表扬，其实我们真正有创意



奇的是原作中有一个人，但是衣着、比例、远近跟我添加的完全不同，而且原作的画面与我临摹的画，左右方向完全相反。由于匆忙，又忘了将作者姓名拍下来。这两幅画究竟是否为同一幅？还是画家在同一场景画了两幅？这些疑问从此始终缠绕着我。其间我两次托人去奥赛，希望弄清这些问题，但是却未能如愿。

时间又过去了8年，这次奥赛藏画又来沪展示，我托上海美术馆执行馆长李磊帮助拜会了法方的策展人斯特凡·盖冈先生。我带了两幅画的照

片向他请教。他仔细看了，明确地告诉我原作是19世纪巴比松画派的作品，后经查是法国著名画家纳西斯·迪亚兹·德拉潘那（1807-1876）先生的作品，创作于1871年，名为《森林边缘》。而我临摹的画是同一幅作品，是当年画页印制时胶片放反了，印刷上的失真，加之我这个非专业临摹者的水平走样，使法国原作在画面色调及细部绘制上有不少差异。斯特凡·盖冈先生对我这样一个非专业的绘画爱好者对法国绘画的钟爱深表称赞和感谢。我

说，如果没有当年奥赛的断言：“像他那样以最大的热情投入国家民族战斗的第一线并以自己的艺术作为战斗武器的艺术家，几乎难以找到第二个。”沈逸千十年磨一剑，外师造化，将上海美专倡导的旅行写生做到极致，在当时就享有“写生第一”之誉。沈逸千不仅是昔日海上画坛的后起之秀，而且成为中国近现代美术史上具有杰出贡献的人物，他被上海美专校友朱金楼（曾任中央美院华东分院彩墨画系主任、浙江美院教授）尊为“奠定后来新中国画基础的杰出先驱者之一”，又被刘海粟老校长叹为“画坛怪杰”，一直是美术史乃至摄影史研究的对象。

明起刊登一组新妈妈坐月子的故事。

的理论建构也是远远不够的。我们的文艺理论建设中，尚少见有人真正就一些很有价值的问题进行精耕细作，深入拓展，拿出令人瞩目的成果来。丁帆教授说的，我们缺少一流的理论大家，是否这也是其中缘由之一呢？从苏州作家群，突然想到文学理论的建构，我想说的是：像苏州这样一个可以视之为带有南方地理的标志性的地域，生活在这里的作家和从这里走出去的作家，他们的创作究竟与他们生活的地域有些什么特征和勾连，是值得深入下去，好好探究一番的。如果把他们的创作与北方作家做一些比较分析，就会发现，他们的叙事风格、经验、语言文字、思维方式都会有迥然不同的地方。

在与苏州作家的接触中，我发现，他们大多有非常好的心态：他们把文学创作视作生活的一部分或生命的一部分，并不急于通过写作达到改善生存环境的功利目的，诸如版税、获奖、谋职等等。有写作冲动时就写，无写作冲动时就“玩”，“玩”字画，“玩”古物，“玩”美食……有人看到某位作家写得那么好，却又写得那么少，就替他们着急，为什么不多写一点？那样名气就更大，地位就更高。而他们却一点也不急，因为他们著书不为稻粱谋。更有人担心，有的作家的才气，因“玩物丧志”而消磨殆尽，其实是不用担心的，他们“玩物”，没准儿就“玩”出另一番“风景”来。很多艺术不就是“玩”出来的么？

有了良好的心态，可能文学创作才能回归到它本来的路径上去。好的文学的生长就有了一个健康的土壤。过去鲁迅曾说“油滑”是创作的大敌；今天是否可以变换一种说法：“浮躁”是创作的大敌。



贺星期书会一千五百期

陈以鸿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自1983年1月2日开创星期书会节目，每周一期，瞬历三十年。节目丰富多彩，全面传播苏州评弹艺术，成绩斐然，深得听众喜爱。2012年10月7日，欣逢第一千五百期之庆，特作凤顶格七绝一首为贺。

星霜倏换卅春秋，期届一千五百周。书艺湛深多少辈，会看击楫竞中流。

画展，就不会有我这幅新婚拙作，而如今奥赛画展再次来展之机又帮我解除了多年头脑中的疑惑。

绘画艺术如同其他艺术一样，虽然有国家、民族、地域、风格等差异，但都是人类艺术造詣、认识、表达、技艺的结晶，是人类共同享用美的财富。如今，看那些绘画大师作品仍然闪烁着的精妙技艺的笔触，平衡了真实与想象的形象。大师们对自然和土地的热爱，对生活劳作在最底层的普通人物的同情、崇敬，并赋予他们庄重典雅的体魄等等。这些画面似乎是对那些纷乱繁杂、虚无多变、矫揉造作等状态的一种嘲讽。今天中华艺术宫组织引进这些不朽的名作，使人们能尽情体验美的视觉享受，更给今天的青少年及美术爱好者学习借鉴的机会，定会成为人们的美好记忆！

夜光杯

